

Sing Tao Daily

F02 | [星島教育](#) | [恒管語絲](#) | [By 郭詩詠](#) | 2016-04-11

人散後

上月，小思老師跟李歐梵教授有個談豐子愷的講座，講座中提到一幅豐子愷的漫畫，饒有意味。這幅畫畫的是一幢小樓，小樓上有一桌兩椅，桌上有壺有杯，四個杯子，其中一杯還未喝完。簾外可見樹梢和一彎新月。這幅畫的題目是「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」，詩意滿溢，而「人散後」三個字更值得細味。

「人散後」這三個字，看來簡單，卻極有用處。豐子愷畫的是個凝定的瞬間，而「人散後」正好為畫作添加了一個時間的坐標。由是，眼前之景不再是孤立，它被重新放置在時間之流，儘管現在人去樓空，但這裏曾經有人。樓中的人曾經做過甚麼呢？他們為何聚在一起？他們喝的是茶是酒？聚的時候是喜是悲？曲終人散後，他們又到哪裏去了？誰會來收拾？下一桌又會是誰？更引人深思的是：是誰在人散後，在這小樓上靜看如此清夜？

從創作的角度來說，「人散後」三個字所開啟的一連串聯想，是寫作的大好題材。翻開小思老師的《豐子愷漫畫選釋》，這一則恰恰就是以上述種種臆想連綴成篇，使靜止的畫面忽然生出故事。她想像此夜「可能是良朋對酌，說盡傻話癡語」，「可能是海棠結社，行過酒令填了新詞」，也「可能是結隊浪遊，讓哄笑驚起宿鳥碎了花影」。然後，她連繫到人散後驀然回首的惘然和追憶，意欲把痕迹留住的心意，最後把筆鋒一轉，與樓上人說話，叮囑「夜涼如水，請珍重加衣」。

一句說話引起無盡聯想

把靜止的一小點，連結到「過去（事前）」和「未來（事後）」的構思方法，不但見於散文創作，更常常見於小說創作。試想想，許多偵探小說不就是從一個案發現場寫起的嗎？案發現場本身就是一個暗含時間定點的場景，這裏之前一定發生過甚麼（兇手以某種方法殺人），而之後也必定牽涉各種後續（兇手如何逃走等等）。初學寫作，我們會誤以為故事必須順序構思，但其實從某一時間定點為座標，然後展開想像，設想這個「現時」的「過去」和「未來」，慢慢補完，有時會更容易寫出精采的故事。

危地馬拉作家奧古斯托·蒙特羅索曾寫過一篇小說〈恐龍〉，內文就這麼一句：「當他醒來，恐龍仍在那裏。」這篇號稱是世界上最短的小說，只描述了一個場景，在此之前發生甚麼，在此之後將要發生甚麼，它都沒有說。它就如豐子愷那幅「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」一樣，引起了讀者的無限聯想。

註：小題為本報所加

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郭詩詠博士